

◆迈向 21 世纪的语言学◆

主编 吴国华

副主编 王铭玉

普通语言学

赵蓉晖 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摇普通语言学轶蓉晖编 鄞—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圆园园源

摇(迈向 圆世纪的语言学轶国华主编)

摇摇摇摇摇 鄞—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圆园园源

摇 I 鄞普... 摇 II 鄞赵... 摇 III 鄞普通语言学—文集 摇
IV 鄞园 缘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圆园园源)第 员园园园园号

摇摇摇摇摇

摇摇摇摇摇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摇摇摇摇摇(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摇邮编：圆园园园园

电摇摇话：园园园—远缘园园园园园(总机) 远缘园园园园园(发行部)

电子邮箱：远缘园园园园园@远缘园园园园园.com

网摇摇址：远缘园园园园园.com 远缘园园园园园.com

责任编辑：张成祚

印摇摇刷：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印刷厂

经摇摇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摇摇本：摇摇 伊摇摇员摇摇印张摇摇摇摇字摇摇千

版摇摇次：圆园园源年 圆月第 员版 圆园园源年 圆月第 员次印刷

印摇摇数：摇摇册

书摇摇号：鄞—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圆园园源

定摇摇价：园园园元

摇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总摇序

摇摇我在“对中国英语教育的若干思考”(《外语研究》~~四四年~~年第猿期)一文的附注中曾有这么一段话:“感谢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由于上外出版社和北外出版社的竞争,近两年它们分别引进出版了大批语言和文学原版书,受到广大导师和研究生的欢迎。”人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去解读这两家权威出版社互动的深远意义,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外语出版界的反映,这是中国参加 宰裁酌的必然结果,这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的标志,不一而足。我们教师是讲实际的,有书看比没有书看好,有许多许多好书比一门课只念一本书好。但是,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事物总是两方面的: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不能光抓引进一面。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想了解国内的情况,知己知彼,才能学得深入,学以致用。何况我们也应立足于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拿出自己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所幸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老教师们早看到了这一点,近几年来立项研究国内语言学界的研究动向和成果,这套《迈向 圆世纪的语言学》系列丛书便是他们深邃远见所凝聚的心血。

语言学的领域广,分支多,要在短时间内摸透所有的学科,未免强人所难,不合实际。幸好本书的编者不愧是有素养的军人,能集中兵力,围攻主要战略目标,这主要战略目标便是当代语言学的最具代表性的学科和具有时代意义的前沿学科。在本丛书八个分册中:《普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是有关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当家学科,当在首列;语言作为人们交际的符号之一,

而且是最主要的符号工具,说明《符号语言学》的重要性;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和做事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分别从语言本身和语境讨论意义的表述和理解;语言是人在所生活的社团中交际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国情学》把我们引入探讨语言和使用者的关系,语言使用者和民族文化、习俗等关系,以及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最后,上世纪中叶启动的《计算语言学》必然在新世纪得到飞速的发展,它在多媒体教学、机器翻译、语料库建设、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作用将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存亡。

1987年,当我和一些老师合作编写《语言学教程》一书时,王宗炎先生和许国璋先生在“第一版序”中曾给过一针见血的但又是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不妨转录如下:

1. 引进的理论,能用汉语说得清,讲得懂;能用汉语的例证加以测验。

2. 凡有可能,不妨采用现场工作法。我国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测试学研究者已做出榜样,值得学习。

3. 凡在汉语诸范畴中验证外国某一理论,其有解释力者肯定之,其解释力太弱或不具解释力者指出之,其主观臆测者直言之,不以权威而护短,不以宗师而慑服。

4. 尊重我所不懂或不明白价值所在理论,不以有用无用、正统邪说为取与舍的标准。对理论有矢志不渝的精神,理解深,教得熟,力求贯通、比较、自创。

5. 汉语研究者中的前辈已经做出的自创,外语系出身的研究者应该认真读,读懂,直至应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

十五年过去了,上述情况是否有所改观呢?我认为有的。本丛书所遴选的论文可以佐证。这些论文印下了同行们前进的足迹。有不少论文对国外的理论比过去说得更清楚,有不少论文注重现场调查,有不少论文选用汉语例证,有不少论文试图提出自创的理论,更令人高兴的是有许多论文出自汉语界研究者,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如果考虑到本丛书作者群中有各个语种的研究

者,也有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在我们眼前顿时涌现了一支生机勃勃的来自四面八方的语言学大军,我国的语言学研究自当会有更蓬勃的发展!

还应指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老师们的工作不仅仅是遴选论文,而是为每一分册整理了该学科的概观、发展和趋势的引论,并对每篇文章进行客观分析与评论。这一编辑思想保证了论文集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是对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师资力量和水平的检阅。愿他们今后取得更大成就。

胡壮麟

一九九〇年元月

北京大学蓝旗营

前摇言

摇摇近几十年来 ,国外语言学研究的进展迅速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挖掘学科成果 ,提炼学术思想 ,形成系列研究 ,巩固学科发展 ,弘扬民族精神 ,是编撰本丛书的主要目的。

本丛书以八大语言学前沿学科为线索 ,以我国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对各学科在我国的发展进行系统的总结 ,对我国语言学家的重要思想观点进行评析 ,对 20 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做出展望。丛书共有八个分册 ,分别为《普通语言学》、《符号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言国情学》。各部分的主体结构如下 : (员) 总序 ; (圆) 引论 (包括学科概观、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学科在 20 世纪的发展趋势等内容) ; (猿) 20 世纪 (主要是 1949 年以后) 我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 (源) 评析 (对每篇学术文章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价) ; (缘) 主要文献索引。

应该说 ,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并不算少 ,但各自为政、零散分布是主要问题。在进入 20 世纪之际 ,系统研究、合力共现 ,将对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 ,我国高校的语言理论教学对国内外学术思想和科研成果的追踪和发展往往重视不够 ,重复性劳动普遍存在 ,造成严重的人才和资源上的浪费。本丛书将为展示前沿科研成果、促进语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提供较为完备的案头参考。

鉴于编者涉猎面有限 ,在遴选论文的过程中 ,难免会挂一漏万 ,“引论”中的一些观点和对每篇论文的“评析”也会有不够准

确、客观之处 ;另外 ,本丛书所收录的论文基本上选自国内的一些学术期刊 ,为便于读者查阅原作 ,编者未对论文的体例作大的调整和统一 ,尽量保持原来的样式 ,敬请同行专家批评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 ,编者在选定论文之后 ,向每篇论文作者发去了联系函 ,并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在此 ,我代表课题组向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遗憾的是 ,个别原作者由于地址变更等原因 ,至今未能联系上。在此 ,敬请有关论文作者或其亲朋好友见书后及时将有关信息通知我们或出版社 ,以便取得联系。

吴国华

二〇〇四年 元月

目 录

引论	赵蓉晖
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	许国璋
语言学：它的历史、现状和研究领域	王宗炎
论语言和语言学的重要性	伍铁平
语言本质的再认识	王希杰
关于语言学史学研究	姚小平
20世纪的中国普通语言学	石安石
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王福祥
21世纪语言学的八大发展趋势	王铭玉
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江蓝生
语言学的对比与反思	董达武
人文精神和科学主义——语言研究的两种极致	伍雅清
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	钱冠连
语言学研究方法	桂诗春
语言学研究中的形式化方法	许罗迈
索绪尔研究在中国	张绍杰
语言层次和语言单位	戚雨村
关于语言单位及其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问题——苏联 科学院《俄语语法》(1954)理论研究之一	华摇劭

形式语言学的纯科学精神	宁春岩摇猿员
生成语法 猿年	徐烈炯摇猿缘
功能主义纵横谈	胡壮麟摇猿愿
功能语法导言	张会森摇猿远
二分法和直接成分学说	伍铁平摇猿园
试论普通语言学的形态问题	卢英顺摇猿远
从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王德春摇猿源
音系学百年回顾	王嘉岭摇猿缘
圆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现状	李延瑞摇猿员
中国模糊语言学：回顾与前瞻	吴世雄摇陈维振摇猿猿
话语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	王福祥摇猿园
现代信息科学对语言学的影响	冯志伟摇猿苑
认知科学与语言学	熊学亮摇猿猿
主要文献索引	摇猿园

引 摇 论

赵蓉晖

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的学科。按照研究对象范围的大小,人们将其区分为普通语言学和具体语言学。与探讨具体语言的研究不同,普通语言学的任务在于从理论方面对所有语言进行宏观的综合性研究,探索各种语言现象背后所隐藏的一般性规律。普通语言学因其较强的理论性又被称为理论语言学,从而和以应用为主要目的的应用语言学构成了另一层面上的对立。

普通语言学从理论的高度关注一切有关语言的问题,需要回答诸如语言的本质、语言学的学科性质等一系列关乎语言学本质的问题。它一方面是对现有语言研究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又从总体上把握和指导语言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通常对普通语言学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指从古代语言学开始至今的一切语言研究,狭义的理解是指以19世纪末的洪堡特(1774—1841)为开端的学科。我们认为,所有从语言哲学^①高度对语言的本质和特点、语言学研究方法、语言与思维、语言与存在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都可划入普通语言学的范围,理论上的高度概括性和对语言共性规律的研究是其最本质的特点。

一、普通语言学发展的历史概况

从古代的普通语言学(古代—19世纪)——语言学科学前

时期

古代的语言学通常被称作语文学(ἱστοριολογία),它在当时还只是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等学科的附庸。因此,索绪尔等人将此阶段称为“科学前时期”。这一时期的普通语言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欧洲,特别是古希腊哲学家对语言的深刻思考中。

“欧洲普通语言学的来源在希腊。”(ἱστοριολογία)当时的语言研究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的,其中涉及了语言的性质和用途等问题。有关语言的许多探讨都是在两个论争的范围内进行的。一个是关于本质(οὐσία)与约定(νόμος) (或规定(νόμος))的对立^②;另一个是规律性(或类比论(ἀναλογία))与非规律性(或不规则论(ἀνόμοτος))的对立。两个论争都涉及到了人对语言的控制以及对语言功能的理解。第一个争论的中心问题在于概念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必然的,还是人为的;第二个争论涉及的中心是:在希腊语以及其他所有的语言中,条理性,特别是相称的规则性,在多大程度上起决定作用,非规则性又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语言的特性。以亚里士多德(Ἀριστοτέλης)为首的亚历山大里亚派站在约定论和类比论的立场上,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任何名称都不是根据本质产生的,语言具有相称性,不论何种任意的、约定俗成的交际系统,其规则性越强,效率也就越高。斯多葛派支持语言的本质论,认为名称是按本质形成的,语言是人的天赋能力,且具有不规则性,人应当接受这种不规则的现实。在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中,“我们看到哲学见解和文学见解的对立是语言学发展的决定因素。”(ἱστοριολογία)

到经院哲学兴盛的时期(约 1100—1200 年)欧洲的一些学者主要关注思辨语法^③(ἱστοριολογία)的问题,把对拉丁语语法的描写融入了经院哲学体系。13世纪中叶的赫里亚斯(Ἡλίας)对过去纷乱的语法理论进行了整理,成为将逻辑应用于语言研究的先驱。在他以后,哲学家在语法研究方面的主要作用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17—18世纪,哲学界内部一直存在着经验主义(洛克等)和唯理论(莱布尼兹等)的论争,其中很有名的一个争论内容就是“天赋观念”的问题。洛克(莱布尼兹)等人否认人类头脑里存在任何先于经验的观念,而笛卡儿(莱布尼兹)学派的唯理论者把一定的天赋观念视为人类认识中任何真实性的基础。受后者的影响,17世纪法国的阿尔诺(莱布尼兹)和兰斯洛(莱布尼兹)在波尔洛瓦雅尔(莱布尼兹)修道院里编写了一部名为《唯理普通语法》的著作。他们以拉丁语和法语等语言为材料来阐述语法的一般理论,试图揭示不同语言各自的语法在交流思想(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过程中所隐含的语法同一性。他们坚信,思想是普遍的,不可变易的,因此语法也应该是普遍的、不可变易的。这部语法虽然不能令人十分信服,但其中的唯理观点却在许多年后被乔姆斯基(莱布尼兹)发扬光大了。

19世纪的普通语言学(19世纪)——普通语言学的奠基期

19世纪是自然科学发展的盛世,地质学、生物学、天文学等诸多学科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普遍采用的实证主义方法也被其他如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采用。语言学家把实证主义者经常使用的比较法和社会学的历史法结合起来应用于语言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从此建立了历史比较语言学(莱布尼兹),实现了语言学的“第一次解放”,近代语言学因此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独领风骚的时代。

正是在这一时期,语言学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人们面对的是连续不断的、集中于语言学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专门领域的学术研究”,“19世纪初提出的一些有关语言结构的令人振奋的观点,最初也是用在历史语言学方面的。”(莱布尼兹)19—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不仅主要集中在印欧系语言的历史研究方面,而且最主要的研究成果几乎都出现在德国。

19世纪中叶,施莱歇尔(莱布尼兹)成为语言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其一系列历史语言学及普通语言学理论著作中,他不仅建

立了用以阐述印欧母语和已知欧洲语言关系的谱系树模式,还探讨了语言学同一般学科的关系。施莱歇尔把语言看作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体,它具有独立于使用者愿望和意识的生长、成熟和死亡的阶段,因此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他在“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一文中宣称,有关语言的历史及史前史所写的论著一般都遵循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因此,施莱歇尔被认为是语言学中自然主义的代表并影响了其后的繆勒(繆勒)等人。

19世纪最后的40多年里,语言学界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新语法学派的理论进行。与施莱歇尔把生物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模式不同,新语法学派把地质学和物理学等无机自然科学作为研究的向导。他们认为语言具有两面性,即人类言语的机构有心理的和物理的两个方面,要研究语言的发展和变化首先要研究活的语言或方言,在语言的变化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原则:(1)语音定律无例外;(2)由类推作用构成新的形式。新语法学派的思想对后来的语言学家如梅耶(梅耶)、萨丕尔(萨丕尔)、布龙菲尔德(布龙菲尔德)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历史比较语言学使语言学摆脱了对其他学科的依附并培育了普通语言学的幼芽。究其实质,它的方法论基础是哲学中的实证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特别看重自然科学,认为哲学研究应在可以观察的现象之上进行。它还强调现象之间的因果性,认为把观察和实验得来的事实联系起来就是自然规律,比较法是其通常采用的方法。而历史法是社会学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把人类不同时期的连贯状态做历史的比较。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研究中采用了实证主义的观点,并借用了历史法,使语言研究朝着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19世纪80年代以来语料库语言学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语言学界想要恢复语言研究中人工数据和自然数据相平衡的思想,可以看作实证主义在当代的复兴。

现代普通语言学(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普通语言学的成型期

现代语言学是语言研究广泛开展和不断深化的阶段。语言学的内容较之前一个时期明显地丰富了起来,各种思想学说纷纷涌现,语言研究领域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从洪堡特开始,研究者的目光开始投向了更高的理论层面,通常所说的普通语言学正是从此开始的。岑麒祥先生就此论道:“普通语言学之所以区别于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在于它是就整个人类的语言从理论方面去进行研究的。”(岑麒祥,1985:105)而从哲学的高度对语言进行总体研究,正是洪堡特在其论著中反复强调的内容,他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洪堡特,1987)一书被布龙菲尔德盛赞为“普通语言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布龙菲尔德,1985:105)洪堡特堪称19世纪语言学领域内最深刻、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盛行的年代里首先提出要进行“语言的总体研究”,实际上指出了普通语言学发展的大方向。不少语言史学家都认为,他应和索绪尔(索绪尔,1982)一起分享现代语言学创始人的荣誉。

按照王宗炎(王宗炎,1985)先生的观点,现代外国语言学有猿个主要的区域——西欧、北美和前苏联。

在西欧诸国,继洪堡特开创了现代语言学的传统之后陆续出现了一些语言学流派,各有其独立的传统。例如以施莱歇尔和缪勒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语言观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自然的机构;以索绪尔、梅耶和房德里耶斯(房德里耶斯,1982)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把语言说成是一种“社会事实”,他们所谓的社会事实其实就是一种心理的表象,而语言学就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语言的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岑麒祥,1985:105)社会心理学派后来演变成成为现代语言学中至关重要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并衍生出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等影响深远的分支流派,其影响之大使结构主义语言学最后几乎成了现代语言学的代名词。此外,奥地利语言学家舒哈特(舒哈特,1982)的“词与物”学派把语言看作是说话者个人的产物并企图按照人类共同的心理本质建立语言的“基本”亲属

关系,浮士勒(1874-1940)的唯美主义学派提出了一些与语言学有关的新任务,如风格学的语言学研究、作家语言和全民语言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发展和文化史的关系等。

在美国,与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几乎同时代出现的描写语言学十分重视记录实际的语言,他们排斥语言的意义、排斥历史的研究、重视断代描写。在描写中,他们关注语言单位的分布并在此基础上归并出语言单位。这一流派中以布龙菲尔德和萨丕尔(1889-1939)的影响最大,前者的《语言论》(1928)曾多年被奉为美国人的“语言学圣经”。(岑运强,1983)布龙菲尔德说过:“科学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在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里每个人可以感知的事物,也就是具有时间和空间坐标的事物。”(岑麒祥,1958)因此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语言中可以用他所理解的经验主义做穷尽描述的方面。

针对布氏的理论,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创立了生成语法。它一经提出,就因其目标直指人类的心智能力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乔氏理论甚至被认为是语言学界的一场“革命”,其意义就在于,他把语言理论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哲学高度,从而促使语言学家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审视人类的语言问题。可以说,是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中复活了唯理论并把语言体系的形式化研究推向了发展的顶峰,他的语言研究因此又被称为形式语言学。

19世纪末20年代以前,俄语语言学研究就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俄语学者在词典学、语法学等方面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就。20世纪末21世纪初,博杜恩·德·库尔德内(1869-1944)已经区别了“语音”和“音位”,这种区分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十月革命以后,前苏联的语言学研究因和意识形态问题过多地联系在一起而带有较多的主观色彩。那里的语言学者受外界的影响较少,他们的学说在世界范围内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广泛的传播。和中国语言学相类似,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学传统也需要更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其理论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认识。

现代语言学阶段最显著的成就当推由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语言学),以至于不少语言学史的编写者干脆把这一阶段的语言学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究其原因,正如法国语言学家杜布瓦(杜布瓦)所说的那样,因为“正是在语言学领域中,结构主义提供了最完善的方法,它所取得的成就使它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它使语言学达到了科学的水平,并为其他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方法明晰而又严密的语言学理论,一种揭示和论证问题的方法。它还还为语言史开辟了新的前景。”(伍铁平,《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巩固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地位并继而为语言学向领先科学的迈进奠定了基础。

结构主义语言学深受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的影响。经验主义又称经验论,产生于哲学的认识论时期,是用来批驳经院哲学的一种思想,行为主义则揭示了刺激、反射作用在人的心智形成中的重要功能。这两种观点认为,知识内容是对经验刺激的摹写,而知识能力的获得是一系列“刺激——反映”的过程。以这种认识论为背景的语言研究就表现出这样的理论主张:第一,认为语言知识是外在的,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第二,认为这套符号系统是通过“训练”而形成的一种习惯的结果。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由索绪尔开始,逐渐衍生出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学派这三大分支流派,三者之间虽有差异,但都是遵循上述理论原则来进行语言研究的。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有关语言的本体论学说,它把语言作为一种单纯的对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写和分析。按照索绪尔有关共时和历时的区分,结构主义语言学所进行的是语言的共时研究。虽然这种学说在理论上还有一些缺陷,但它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认识、研究问题的方法,还和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中的类似研究一起,汇合成哲学中的结构主义思潮,进一步丰富了哲学的内容。

当代的普通语言学(20世纪50年代至今)——普通语言学

的发展期

当代语言学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功能主义语言学(云梯理论)的勃然兴起和广泛开展,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多方面特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研究。语言学突破了形式研究模式,开始结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对复杂多样的言语现象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学科交叉蔚然成风,语言学理论几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应用。

最能体现当代语言学上述趋向的是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和传播与功能主义语言学阵营的迅速形成及其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

社会语言学(杂糅语言)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首先建立并很快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它的目标在于结合社会研究语言,也就是说要“研究社会的人的言语”。这门学科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它融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手法对语言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它所体现的开放性和交融性已经成为当代语言学研究的显著特征。语言学正是从50年代起逐渐打破了过去的那种人为分割的局面,大量地接受了当代科学思潮的影响,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吕叔湘先生给社会语言学以高度的评价,把它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并列,称之为语言学的“第三次解放”。他说:“直到60年代,尤其是70年代,才有一部分学者不愿意以此^④为满足,要求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这可以说是语言学的又一次解放。”(吕叔湘,1980)还有学者评论道:“对结构语言学的真正反动来自社会语言学,它在语言的微观研究之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语言的宏观研究。它把被索绪尔排除在语言学任务之外的所谓‘语言的外部要素’统统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以‘在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相号召,以‘变异论’为理论杠杆,研究语言的社会变体,揭示语言的社会变异的原因和规律,在语言学史上树起了一块新的丰碑,开创了语言学的新纪元。”(董达武,1980)